

远游
Yuanyou Wuchu
无处不消魂
Bu Xiaohun

徐滇庆 ◎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远游

Yuanyou Wuchu
Bu Xiaohun

无处不消魂

徐滇庆 ◎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远游无处不消魂/徐滇庆著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7. 1

ISBN 978-7-301-27880-2

I. ①远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11042 号
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远游无处不消魂
YUANYOU WUCHU BU XIAOHUN |
| 著作责任者 | 徐滇庆 著 |
| 责任编辑 | 郝小楠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978-7-301-27880-2 |
| 出版发行 | 北京大学出版社 |
| 地 址 |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|
| 网 址 | http://www.pup.cn |
| 电子信箱 | em@pup.cn |
| 新浪微博 | @北京大学出版社 @北京大学出版社经管图书 |
| 电 话 |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67 |
| 印 刷 者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|
| 经 销 者 | 新华书店 |
| |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本 7.375 印张 158 千字 |
| |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定 价 | 38.00 元 |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, 电话: 010-62756370

前 言

在剑门关上，我想起了宋代陆游的诗：

衣上征尘杂酒痕，
远游无处不销魂。
此身合是诗人未，
细雨骑驴入剑门。

销魂，亦作销魂。辞海上解释“销魂”为“神思茫然，仿佛魂将离体”。如果远游而能销魂，是为极品境界。无论读书或者旅游，都要用心。只有用心读书才能有所心得；只有用心旅游才能偶尔销魂。

有的人被称为书虫，总看见他捧了本书看，却从来没有听见他发表什么议论，更没有见他写过只言片语。也许，厚积薄发，哪天一鸣惊人，来一本皇皇巨作也未可知。倘非如此，读到死也没动静，岂不是白读了？

有的人喜欢出门旅游，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。若问看见了什么，支支吾吾，什么也说不出。赶车赶路，到了地方，排队上厕所，再赶车赶路。出门又花钱又费劲，那么辛苦劳累，何必！不如宅在家里，睡个懒觉。

读书，虽不能说开卷有益，但是读罢掩卷，总该反思一下，这本书说了什么，哪些是以前不知道的。如果看了好多

页还不知所云，赶快丢掉，换一本再看。引起争议的书，非看不可。越是有争议的书，越值得看。没有新观点，哪里来的争议？

万里河山，恰似一本无字天书。旅游就是在读这部无字天书。要从山河湖海变幻莫测的景色中读懂历史、哲学、文化和人生。前辈先贤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，其中大量的诗赋散文不仅精炼、生动地描绘了壮丽的景色，还寄寓深刻的内涵。缺乏文化底蕴的湖光山色固然很好，却留不住心。

旅游要用心去游、去看、去想。销魂就是一种很高的思想境界。有所感触，才会仿佛魂将离体。只有托体于永恒的大好河山，方能超脱世间万般烦恼，升华到一个清净世界，陶冶情操。在超凡的精神世界里，壮丽的山河可以带领你向佛陀菩萨请教人生哲学，可以介绍你和文豪诗圣请教切磋，可以引导你拜会先哲贤王、忠臣良将，和他们讨论历代的是非得失。我是学经济的，多走一些地方，多看一些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，可以帮助我更好地理解经济学理论和历史上的兴衰交替，总结出更为生动深刻的经验和教训。

旅游和读书，相辅相成，乐趣无穷。

劳动分工是提高经济增长率的重要一环。出门之后，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。离开自己的驻地之后，人生地不熟，要了解这个地方的今日往昔就要开口问。每到一处，我总是紧跟导游，亦步亦趋，认真听，不懂就问。后来发现，导游大多是照本宣科。几乎所有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地方都会有几本介绍当地风土人情、历史典故的书。导游的介绍不过是书中之一二。近年来，我从来不买那些旅游纪念品，大同小异，家里不知道积压了多少，如果都摆出来，还

不成了杂货铺。但是，只要见到介绍当地风土人情、历史典故的书籍，我非买不可。有些旅游读物虽然印制粗糙，或缺文采，却包含着大量信息和原始资料。花费甚少，性价比很高。拜读之后，如醍醐灌顶，豁然开朗，以至于在归程路上就爱不释手。

2015年，我满70岁，终于宣布退休了。有人问，你身体还这么好，怎么就退休了？我回答，就是因为身体还好就赶紧退休，否则，等到身体垮掉了，爬都爬不动了，退休不退休都没意思了。

其实，退休了，只不过意味着我不必再按时走进教室讲课。身边照样跟着一群研究生和本科生，指导论文，写推荐信。除此之外，书照写，会照开，科研任务一点没少，手头的东西似乎还更多了。最近，和同事们一起编完了《国民核算研究报告，2015》，写了序言，并且把一本新书《看懂中国产能过剩》交给了出版社。忙忙碌碌，迄今为止，还没有遭遇人们常说的退休失落感。退休最大的好处是时间安排更自由了。每逢节假日或者寒暑假，人家休息，外出旅游，我在家看书，写点东西。人家上班上课了，我正好出去旅游。

是不是会写更多的游记？不一定。要看有没有感触，有没有值得写的东西。最近，秋高气爽，我去了加拿大著名的枫叶之都——阿岗昆公园。万山红遍、层林尽染，漂亮极了。归来之后，却不知道写什么才好。我曾经乘十几万吨的邮轮在海上巡航。望着万顷波涛，心旷神怡，却写不出几个字来。写不出来就不要写，无病呻吟，惹人讨厌。

无论我去哪儿旅游，夫人关克勤都和我在一起。在旅途中如果我有什么见解、感叹，她总是第一个听众。她不仅听，

还要发议论，经常泼冷水，写它干什么！确实，在很多情况下，我自己也不知道写游记干什么。朋友聚会的时候，我常常报告旅游见闻，随带高谈自己的一孔之见。听众反映尚好，没听过的要求再讲。与其讲了一遍又一遍，不如写出来算了，权当好玩。

退休之后，腾出手来，把最近几年写的一些游记整理出来，算是第四卷，交给出版社。和以前几本游记一样，这不是正经的研究成果。我在讲学、研究过程中顺带着游山玩水，不务正业，写出来的文字也欠缺推敲，肯定有不少谬误，倘蒙指正，不胜感激。

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郝小楠编辑帮助我出了好几本书。我的游记第三卷就是由她担任责任编辑。她工作认真，效率很高，提出了不少很有见解的建议。在此致以真诚的谢意。

徐滇庆

2016年11月2日

目 录

- 千古正气在腾冲——腾冲记行 1
- 面壁思过的张献忠——文昌宫记行 24
- 官匪转换翠云廊——翠云廊记行 39
- 剑门天险不足凭——剑门关记行 48
- 丽江有梦活得爽——丽江记行 58
- 老子西出函谷关——函谷关记行 69
- 蛊怪奇绝张家界——张家界记行 81
- 颠覆五岳看绵山——绵山记行 89
- 北岳恒山悬空寺——北岳记行 113
- 香火千秋在云冈——大同记行 126
- 民间王府的来世今生——常家大院记行 135
- 涿鹿原上九龙飞——涿鹿记行 151
- 挂壁公路，感动中国——郭亮记行 168
- 两朝交替叹兴城——宁远记行 179
- 柏林禅寺学论禅——赵州记行 203
- 苏东坡的脚印——惠州记行 220

千古正气在腾冲

——腾冲记行

极边第一城

昆明到腾冲 670 公里，飞行时间只要 50 分钟。倘若开车，上山下山，弯弯绕绕，10 个小时也不一定够。从飞机舷窗往下看，一条条陡峭的山脉由北向南奔腾而来，死活也不让并肩紧挨着的金沙江、澜沧江和怒江会面。金沙江无奈地转了一个大弯，掉头奔东海而去，澜沧江和怒江则一径向南，出国之后分别改名叫作湄公河和萨尔温江。

暴雨之后，江水浑黄。有的地方江面宽阔，水色澄绿，显然是水库。云南的水能资源非常丰富，有待开发。有人说，修了水电站会导发地震。我不知道这话是否靠谱，没修水电站的时候怎么也闹地震？

听见空姐广播，飞机马上就要着陆，朝外看去，离开地面好像还有几百米。突然之间机翼紧贴着迅速上升的树梢，一下子就降落在跑道上。腾冲的机场修在山顶上，堪称一绝。

虽然只是在天上掠过，却完全可以理解穿越横断山脉之艰难。不能不由衷佩服徐霞客，居然凭两条腿走到了腾冲。徐霞客于 1639 年 4 月来到腾冲，在这里停留了 4 个月，除了游记之外还写了一部《近腾诸彝说略》。他描述沿途所见：“峡底无余隙，惟闻水深潺潺在深箐中。峡深山亦甚峻，藤木蒙蔽，猿鼯昼号不绝。”如今，难得听见猿猴啼叫，可是，山还是那么陡，谷还是那么深。出腾冲不足 50 公里就是中缅边境。也许有人告诉徐霞客，再往前走就出国了，于是，徐霞客称腾冲是“极边第一城”，转头向北，去了丽江。滇西地区多民族杂居，丽江以纳西族为主，大理以白族为主，腾冲地处更为偏远，居然完整地保持了汉族传统文化。

在徐霞客来腾冲 22 年后（1661 年），南明的永历皇帝也来了。不过他可没有心思游山玩水，屁股后面跟着吴三桂，穷追猛赶。永历帝经腾冲一溜烟逃进了缅甸。吴三桂好像没有什么边界概念，居然越境抓捕，将永历皇帝押回了昆明。

再过 310 年（1949 年），国民党第八军残部在李弥带领下逃入缅甸，史称“孤军”。李弥是腾冲人，带着部下节节败退，一直跑回老家。他在腾冲站不住脚，越境进入缅甸，坚持了几十年。至今在缅北的一些大山里还有孤军的后代，讲中文，拜孔子，自称是中国人。

如今，腾冲好像离北京、昆明越来越近，交通完全不是问题，说来就来。腾冲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胜地。

火山地质奇观

腾冲位于地壳两大板块的交界线上，地质结构非常特殊。

多火山，多地震。2011年6月22日，我刚到腾冲就接到北京朋友的电话，问候安全，弄得我摸不着头脑。他说，新闻报道腾冲地震，5.2级。我好像根本没有感觉，街头巷尾连片瓦都没有震落。腾冲的朋友说，这里经常地震，家常便饭。

中国有许多温泉，可是，很少见到像腾冲热海大滚锅这样的温泉。远远望见丛林上方窜出一股水汽。八角形的汉白玉栏杆围着一个圆形的泉眼，直径6米多，水色乳白，大大小小的气泡不断从潭中涌出，浪花翻滚，响声隆隆，水温高达96度。旁边告示上说明，千万不可逾越栏杆，以免烫伤。在泉眼右侧有个热泉体验区，沙岩上有几个小水塘。咕嘟咕嘟地冒热气，好像泉水正在沸腾。小心翼翼地试试，马上把手指缩了回来，好烫！连周围的地面都是热的，不能久立。有人用稻草捆住几个鸡蛋，丢在泉眼中，不一会就熟了。大滚锅旁有凉亭，坐稳后，服务员送来一壶茶和一筐煮熟的花生、土豆和鸡蛋。小姑娘特地说明，花生和鸡蛋都是在大滚锅里煮熟的，不过茶水是用别处的山泉泡的。大滚锅中的泉水硫磺气太重，喝不得。

虽然地热泉水不适合饮用却非常适合泡澡。在大滚锅下方有温泉浴场，二三十个露天浴池各有名目。由于温泉水量很大，不必循环使用，池水非常洁净。我在这个池中泡泡，换个池子再泡泡，好像各个池子之间的区别并不大。泡过温泉，摸上去，身上滑溜溜的。

除了温泉之外，腾冲的地下水资源特别丰富。济南的趵突泉水量充沛，却难和腾冲的黑鱼河一比。准确地讲，这里不是泉水涌出，而是地下河露头。清澈的泉水从石缝中现身，顿时就形成一条波涛滚滚的大河。

腾冲的地质结构非常特殊。据统计，腾冲有休眠状态的火山 90 多座，地热温泉 197 个。路边随处可见火山堰塞湖、火山口湖、熔岩堰塞瀑布、熔岩巨泉等。当地民谣唱道：腾冲有山九十九，九十九座山无头。腾冲四周，群山环绕，郁郁葱葱，没头的山就是火山，有截顶圆锥状、盾状、穹状、金字塔状等，形状不一。最近的一个火山口离腾冲只有 20 多公里。据说，300 年前还有一次火山爆发。也就是说，徐霞客来过之后还曾有火山爆发。谢天谢地，好在如今腾冲没有活火山，否则，谁敢来？

腾冲火山国家地质公园离城仅 23 公里。登上小空山，只见一个标准的圆形火山口，坑底长满了树木野草。围绕着火山口转圈修了木板走廊。转一圈或有 500 米。在火山脚下，农民们摆摊出售火山蛋。看起来像鸵鸟蛋那样大，拎起来却很轻，好像是泡沫材料，中间布满孔洞。可惜，火山蛋的颜色灰黑，缺乏观赏价值，购者寥寥。朋友说，在腾冲有些成语并不妥帖。例如，石沉大海，水火不容。火山蛋丢在水里能浮起来。火山口上冒出热泉，水火交融。

若说火山石轻，轻不过火山灰。腾冲的另外一个地质奇观就是北海湿地。出城仅 10 公里，就看见一片貌似寻常的草地。草地当中蜿蜒着条条小河。草地深处伫立着几只白鹭。

我们的汽车在湖边刚刚减速，就有一个农夫模样的人骑着摩托车靠了过来，问要不要进草地？见我们点头，他挥挥手，意思很明白，跟我走。从大路下来，拐进了一个湖边小村。停车后农夫说：“50 块钱一个人。你们 4 个人，二百！”

朋友问：“怎么涨价了？”

“什么都涨价，我涨这点算什么？”

朋友说：“原来才 30 元一个人，要涨也不能翻番地涨，150 元，去不去？”

农夫笑道：“好说。一百五就一百五。”

跟到他家里，叫我们换上高筒雨鞋。我搞不清楚为什么坐船还要换上雨鞋，反正从命就是了。他扛根竹篙，手拿一只破旧的搪瓷饭碗，带着我们沿着田埂弯弯曲曲地走到芦苇深处。在水边停泊几条小木船。他跳上船去，用饭碗将船中积水舀出去。随后吩咐我们逐一登船。坐定后，农夫竹篙一点，小船便滑了出去。

河道只有三四米宽，九曲十八弯，两旁都是草地。进入湖心后，农夫将竹篙插了下去，邀请乘客登上草地。就像踩在弹簧床上一样，脚底下的草地起伏摇摆。有些地方一脚踩下去，泛出来的湖水没过脚背。难怪要我们都穿上高筒套鞋。朋友介绍说，火山爆发后在这里形成堰塞湖。落下的火山灰浮在湖面上，杂草丛生，久而久之，草皮越积越厚，有的地方甚至可以厚达 2 米。他说：“如果草皮的面积小一点，可以分割开，当船撑走。”

我问：“如果踩破了草皮，会不会被陷进泥淖？”

农夫笑道：“没事，如果有危险，我还敢叫你们踩上来吗？草皮厚着呢。即使草皮被踩个窟窿，也不要紧，下面水深着呢，大了不起弄湿衣裳。”农夫用竹篙向草皮下探去，确实没有根。

人生最难死得好

近年来，为了招揽游客各地纷纷重修名人故居。据说河

南、湖北为了争夺诸葛亮故居吵得不亦乐乎。古往今来，尊崇先贤，理所当然。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名人才值得后人学习、崇敬。在重修名人故居之前不妨考虑一下，人们在参观之后会得到什么教益。在五千年历史中，“名人”不计其数。当过皇帝的有好几百，更不用说多如牛毛的封疆大吏、富贾豪绅。如果说要保存名人故居的话，一定要对后人有所启发教育。或者有大功于民族，推动社会发展，功勋彪炳；或者忠于国家，浩然正气，舍身成仁；或者道德文章，学问盖世，启迪后人。总之，要对后人有所教诲，鼓励年轻人继承光荣传统，开创新业。“诸葛丞相祠”、“杜甫草堂”门前游人如织，络绎不绝，有几个人关心达官贵人、帝王公卿的故居？他们的故居留了也是白留。近来，连孙悟空、西门庆故居都冒了出来，除了自贬身价、貽笑大方之外，还能说明什么？

腾冲有个艾思奇故居。

年轻人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艾思奇，可是，很多 60 岁以上的人都读过他写的《大众哲学》，都知道他是毛主席非常欣赏的一位哲学家。

艾思奇的故居在和顺乡的水碓村。

村前有潭，潭边有水车，潭中有亭。隔潭望去，元龙阁依山而起，飞檐楼阁突兀于葱郁的竹林蕉树之上。沿元龙阁对面的小路拾阶而上，如同所有的旅游热点一样，路边挤满了销售旅游商品的摊子。两转三折，抬头看见一座灰瓦白墙的门楼，高悬匾额“艾思奇纪念馆”。院内树立着一尊铜像，下刻：“艾思奇，1910.3—1966.3。”这是一栋非常有特色的中西合璧建筑，既保留了传统四合院的基本结构，又改善了采光、排水。院内还点缀着西式阳台。四合院的大门和院门



并不在一条直线上，斜开宅门必定有讲究风水的奥妙。院内建筑结构布局合理严谨，楼上住人，楼下会客及日常活动，有回廊相连。砖雕精美，繁花幽香，绿藤蔓墙。

迎门是毛泽东的评语“学者、战士、真诚的人”。毛泽东曾说艾思奇是“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”，“不是天下第一个好人，也是第二个好人”。在中共党史上能够有这些评语的人屈指可数。

艾思奇原名李生萱，据考证是蒙古族人，其祖先没准当年随忽必烈大军南下而来。不过，数代之后，与当地人融合，属于哪个民族已经不重要了。艾思奇是他的笔名，就像鲁迅一样，久而久之，人们只知道鲁迅而不知道周树人。艾思奇的父亲李曰垓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，也就是如今的北京大学，被章太炎称为“天南一支笔”。不仅文采出众，还出任过蔡锷护国军的第一军秘书长，文武双全。

艾思奇出生于1910年，2岁时随家长离乡外出。这栋故居修建于1919年。也就是说，这栋房子是在艾思奇出生之后才修的。据记载，艾思奇在10岁时回过一次故乡。他回家之时这栋房子刚刚落成不久。也许正是家乡新房落成，他才回来看了一眼。艾思奇少年时期远赴日本留学，18岁时归国，在上海当编辑、写文章。1938年艾思奇投奔延安，在马列学院担任哲学教员。后来长期在中央党校任职，先后在杨献珍、陈伯达、林枫手下担任副校长。

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，搞理论研究的人首当其冲，艾思奇在1958年被打成中右，下放河南，好不容易才回到北京，战战兢兢，惊魂未定。1965年12月21日，毛泽东把陈伯达、胡绳、艾思奇、关锋、田家英等五人叫到杭州，大谈姚文元

的文章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，从早晨9点一直谈到12点。毛泽东说，“海瑞罢官”的要害是罢官，矛头直指彭德怀、刘少奇。这是毛泽东准备发动“文革”的一次重要会议。担任记录的是艾思奇和关锋。不知道在记录时，艾思奇的手是不是在发抖。1966年，“文革”风起云涌，再度把政治理论研究人员推到风口浪尖上。中央党校被撤销、解散，党校的教员几乎全部被游街、批斗、打倒，赶到乡下去接受“再教育”。

此时的艾思奇面前只有两种选择：或者是和杨献珍、孙冶方、田家英、顾准等人一起被打成反革命，或者是跟着陈伯达投靠“四人帮”。其实，即使卖身投靠，艾思奇再狠也狠不过戚本禹、姚文元，未必能够符合上峰的胃口。跟着陈伯达走，日子并不好过。陈伯达在名义上当了“中央文革小组”的组长，实际上窝囊透顶，处处受气，最后还是逃不掉被打倒、坐牢、身败名裂的命运。显而易见，艾思奇无论怎样选择都是死路一条。可是，从延安出来的秀才们唯独艾思奇能够得到一个光荣的结局，其理由只有三个字：死得好！

1966年3月，艾思奇心肌梗死，驾鹤西去，逃出了是非漩涡。在中央党校礼堂开了艾思奇的追悼会，毛泽东送了花圈，倍极哀荣。这个花圈送得有点蹊跷。比艾思奇资格更老、功劳更高的元勋也未必得到这等礼遇。掐指一算，只能说他死在点子上了。就在2月份，彭真等人搞了个有关“文化大革命”的“二月提纲”，毛泽东阅后大怒，决定另起炉灶，命江青南下上海，找张春桥、姚文元密谋发难。随后，戚本禹、姚文元连续发表了批判“海瑞罢官”等文章，气势汹汹，指桑骂槐，扬言要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。他们第一批整肃的对

象就是那些理论权威。参与起草“二月提纲”的人除康生倒戈之外，全部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。1966年5月16日公布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六条，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最黑暗的时期。从艾思奇的人品来看，卖身投靠的可能性极小，被打倒的可能性极高。

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，在毛泽东和刘少奇、邓小平摊牌前夕艾思奇死了。毛泽东为了稳住对手，给艾思奇送了个花圈。倘若艾思奇晚死三个月，别说花圈、追悼会，啥也没有。等待他的必定是残酷斗争，无情打击。至于说腾冲这栋建筑，肯定被定性为地主、资本家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财产，没收、充公。一旦被斗倒斗臭，哪里还有什么“故居”可言？

在艾思奇故居的陈列室中，我没有发现他回到故乡的任何照片或记录。事实上，故居非但不是艾思奇的骄傲，还是他的一块心病。在政治斗争中，出身不好很容易成为挨整的把柄。在土改中，地富出身的干部都接到警告，不许回故乡。艾思奇家有这么大的宅子，家庭成分肯定是大地主。阶级斗争狂潮涌起，艾思奇几度处于被镇压的边缘，哪里还有胆子回老家？事实上，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从来没有回过腾冲。如果艾思奇“不识时务”，这里还会是他的纪念馆吗？

和艾思奇相类似的还有一个人，俄国十月革命的元勋，伏龙芝。他出生于吉尔吉斯的首都比什凯克。父亲是个穷苦的木匠。伏龙芝在沙皇军队中服役，参加了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堡十月革命，成为红军的主要将领。在反击邓尼金、高尔察克的战斗中展现了杰出的军事天才，保卫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。列宁派伏龙芝带兵平定了中亚，将吉尔吉斯、乌兹别克、土库曼、哈萨克、塔吉克等国并入了苏联疆土。1924